

真相还原：忍痛送胞妹 苦寻五十载

和家人走在家乡的小路上，刘玲（右一）和王霞（右二）感慨万分。



五十载后，姐妹俩第一次跨进家门。



八十岁的邻居老奶奶认出了姐妹俩。



□记者 张贵坊 见习记者 裴希婷/文 记者 陈占举/图

“妈妈呀妈妈，我的亲妈，虽然我们离别四五十年，我的心却永远思念着您，妈妈呀您在哪里？女儿没有别的企盼，只想知道我的根在哪里……”这是王霞和刘玲姐妹俩在寻亲路上创作的歌曲《呼唤妈妈》。

王霞说，每次唱起这首歌，她俩就禁不住泪流满面。

歌里有对亲人的思念，还有对她俩身世的困惑：生身父母到底是谁？她俩是怎么被送到洛阳的？老家在哪里？家里还有什么人……这些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问题，但对她俩来说却成了生命中最纠结的事情，年龄越大越想弄个明白。

这一连串的问号，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。

关键词：记忆 现实 解疑

只要一回忆起幼年的时候，刘玲总会想起如下场景：瓦房，房檐下有两根圆柱子，门前有菜地，房子的一侧是一条马路，她经常在圆柱子前玩耍。

在一个冬天薄雾蒙蒙的早晨，妈妈为她穿上新做的花棉衣、花棉鞋后，抱着她来到上海火车站，把她交给一个阿姨。

然后她被抱到火车上，伴随着她和一车厢孩子的哭声，他们被送到另一个火车站，这个火车站就是后来她所熟悉的洛阳东站。在这里，刘玲开始了她被领养

的生活。

刘玲说，50多年来，关于她的身世，她有多少记忆就有多少疑惑。她想知道，家乡真的和她记忆中的一样吗？

妹妹每问一个问题，71岁的大哥祝学堂就抹一把眼泪。他告诉妹妹刘玲，那个留在她半辈子记忆中的家，不是真正的家的模样：那时候，家是两间半简陋的小平房，房檐下没有柱子，房子旁也没有马路，房子前面是个水库。也不是妈妈把她俩送走的，当时妈妈病得已经下不了床，她俩被送走的

那天，妈妈硬是下床爬到门旁，望着她俩远去的背影撕心裂肺地哭喊着……

让祝学堂特别愧疚的是，妹妹刘玲记忆中穿的新棉衣、花棉鞋都不是真的，刘玲和王霞那天穿的是早已穿旧的衣服：粉红底小黄花棉衣、开裆裤。

祝学堂哭着说，俩妹妹要送人了，按理说再穷也要给妹妹做身新衣服，可当时家里连碗米都没了，家里的棉被、桌子、凳子早被换成钱买吃的了，真是没钱给妹妹做新衣服啊！

关键词：穷困 活路 离散

“当时家里真是没办法，但凡有一点活路，也不会把俩妹妹送人啊！”祝学堂说，1959年，三年困难时期开始，家家户户都缺粮，他家一共有6个孩子，最大的17岁，最小的才3岁。他们的爸爸是个泥瓦匠，每天早出晚归只能挣到几毛钱，养活自己都不够；妈妈生了双胞胎妹妹后得了“月子病”，后来再加上劳累，一病不起。家里更加困难，经常断粮。

祝学堂回忆说，双胞胎妹妹饿得天天“哇哇”大哭，怎么哄都哄不住。1959年12月的一天，爸爸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对妈妈说：咱们把娃娃送人吧，好歹是条活路，留家里早晚要饿死。

祝学堂说，妈妈当然不愿意，天天搂着俩妹妹哭。妈妈哭，俩妹妹连饿带吓，哭得更厉害。哭了两天，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妈妈最后只得同意把俩妹妹送人，但要

爸爸保证，一定要把俩妹妹送个好人家！

令刘玲和王霞唏嘘的是，她俩被送走后，二哥贾学庆在那个灾荒年代也被送给了父亲的一位好友，并改姓贾。大哥祝学堂为了养家糊口离开家乡，远赴辽宁打工。因家庭困难，他直到30多岁才成了家，做了上门女婿，改姓祝。王霞说，兄妹6人只有三姐、四哥还姓本姓许，个人5个姓！

关键词： 南京 上海 洛阳

50多年过去了，1959年腊月初十这一天，却像刀痕一样深深刻在祝学堂的心口上。

祝学堂说，啥时候想起来，都像放电影一样。这一天，是他和爸爸送走刘玲和王霞的日子。早上，爸爸、妈妈给妹妹穿衣服，祝学堂——这个写得一手好字的乡村小学教师，握着毛笔，含着泪水，整整写了两张红纸条，纸条上写的是两个妹妹的姓名、出生日期，还有一个故意写错的家庭地址。墨迹未干，祝学堂的眼泪又落在了纸上。

祝学堂说，家庭地址写得很含糊，因为担心两个妹妹再被送回来。纸条被折好分别塞进了俩妹妹的棉袄，在妈妈凄厉的哭声中，他和爸爸一人一个，抱着孪生妹妹步行到句容县车站；然后，爸爸抱着孪生妹妹坐上了开往南京的汽车。那里，是乡亲们说的有活路的地方。

祝学堂回忆，爸爸回家后说，到了南京后，他把孪生小姐妹带到了一条繁华的街道上，然后给每人买了一个烧饼。在她俩狼吞虎咽之时，他躲在了一棵大树后。两个小家伙发现爸爸不见后，站在路上大哭起来，后来，两名警察把孩子抱走了。爸爸偷偷跟在警察后面，看到警察抱着孩子走进了福利院，才放心离开了。回家后，爸爸一个劲地安慰痛哭不止的妈妈，说娃们到了南京就有生路了。

祝学堂说，他后来才知道，随着越来越多的苏、浙、皖弃婴出现在南京、上海等城市，包括他妹妹在内的许多弃婴被陆续集中到上海，然后从上海火车站开始，沿着铁路线被引向一条漫长的求生之路，洛阳作为其中一站，成了俩妹妹的栖身之地。

而祝学堂和双胞胎妹妹知道这一切，已是2010年11月20日！

关键词： 寻亲 纠结 释怀

为了寻找亲人，王霞和刘玲姐妹俩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，往返南京、无锡、宜兴、泰州，做DNA检测，王霞甚至还专门开辟了寻亲博客。

王霞说，她和刘玲日夜夜都想找到亲人，令她俩一直纠结的是：家人就一直没有找过她们吗？

祝学堂说：“怎么不找？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都找，都想妹妹。”俩妹妹被送走后，妈妈天天掉泪，病情一天天加重，4个多月后，1960年4月5日，妈妈就离开了人世，当时不到40岁。

祝学堂说：“临去世前，妈妈在昏迷中还嘟囔着要把妹妹找回

来。”父亲去南京找过几次，但每次都杳无音信。二哥贾学庆说，妈妈去世后，找妹妹成了一家人心病。1978年，父亲临终前，再次嘱托他们，无论如何要把俩妹妹找到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和哥哥先后去南京和上海的派出所打听，又在报纸上登过寻人启事，寻找妹妹的下落。

11月21日，在大哥祝学堂家，大哥拿出一张1996年刊登的、他亲自撰写的早已发黄的寻人启事。

令他们纠结几十年的困惑终于解开了，刘玲和王霞释怀落泪。

关键词： 姐妹 错位 明了

“大是大非”的问题弄清楚了，姐妹俩拉着大哥祝学堂的手，撒娇似的问哥哥：“我们俩到底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啊？”

两人究竟谁大谁小，本来不是什么问题。按户口簿上登记的出生日期，王霞是1956年12月18日，刘玲是1957年6月18日。因此，自打两个人相识的那天起，王霞就心甘情愿地当起了“姐姐”。

身为“姐姐”，加上家庭条件好一些，王霞对刘玲的照顾无微不至。从吃的、穿的到玩的、用的，只要王霞有的，刘玲也少不了。刘玲下乡的两年里，王霞没少去看她，每次都会带好吃的，去了还帮她干农活。同组的知青总是特别好奇：为啥刘玲这姑娘干活又多又快呢？刘玲也特别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好“姐姐”，由于成长过程中承受了诸多不如意，她对亲情的渴望更加迫切。王霞对她的关心和照顾让她打心眼里亲近、喜欢这个“姐姐”，后来，她结婚就是从王霞

家出嫁的。

2006年，经DNA鉴定，两人被确定为孪生姐妹，“谁是姐姐谁是妹妹”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又成了问题。

大哥祝学堂的一句话揭开了谜底：她俩是1955年6月18日早晨出生的，“耳朵上有疤的是姐姐，小时玩耍时摔倒留下的；头上有疤的是妹妹，小时生疮留下的”。

摸了摸头上的疤痕，当了30多年“姐姐”的王霞对刘玲打趣说：“以后可轮到你照顾我这个妹妹了，你要好好补偿我！”

刘玲说：“没事儿，咱俩换着当姐姐！”全家人哈哈大笑，笑得那么畅快，那么幸福……

（应当事人要求，文中两姐妹均为化名）